



## 过期疫苗不能坐等家长来发现

近日有网帖反映,去年12月以来,江苏淮安金湖县部分儿童在黎城卫生院服用了过期的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昨天,江苏淮安金湖县政府发布通报称,已封存涉事批次疫苗,并启动重大事件应急机制,成立事件处置指挥部开展调查处置,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追责。

“疫苗乱象”是去年最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之一,再次敲响了公共安全警钟。相关部门启动了史上最严厉的监管措施,各地纷纷开展问题疫苗自查行动,涉事企业被重罚直至退市,这一系列动作,可谓大

快人心。重拳之下,公众有理由相信,“疫苗乱象”将得到有效遏制,孩子们可以用上安全的疫苗了。

然而,这种自信还是来得太早了点。这次江苏金湖县发现孩子服用过期疫苗事件足以说明,从市场监管到疫苗安全,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在这个过程中,诸多环节上的制度漏洞都亟待堵上。

事后,有关部门对涉事批次疫苗全部封存,核查疫苗采购及使用情况,从源头保证过期疫苗不再使用。与此同时,邀请权威专家对涉事批次疫苗使用情况进行评

估,指导县医院密切关注接种儿童情况,并对接种儿童进行医学观察与随访。应该说,应对方案是科学而合理的,有效降低了风险,避免了次生灾害的发生。

不过,这些仍然不能回避人们对过期疫苗提出的两个疑问:其一,市场上的过期疫苗究竟还有多少?据统计,超过20名儿童家长表示,孩子在黎城镇卫生院接种过过期疫苗。这仅仅是个镇级卫生院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从常识来理解,疫苗的使用量巨大,既然市面上出现了过期疫苗,那多半不是孤立的现象。由此推

测,在其他地方,尤其是那些基层医院、卫生院、卫生所,还有多少过期疫苗在游荡,甚至已经使用在身上,而未被及时发现?

其二,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对于过期疫苗,监管部门究竟有没有一个科学而高效的追查机制,能否在短时间内将其全部收回并销毁?去年有报道透露,在一些地方,少数几家大企业通过低价策略,基本垄断了疫苗市场,基本上被几家大企业所垄断,导致问题疫苗以偷工减料以及篡改生产日期等方式流入市场,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跟踪

追溯机制,问题疫苗追查难免会有遗漏。

医院是疫苗使用的最后一道环节,如果对过期疫苗不设防,明明疫苗本上写了生产日期和有效期,仍然给孩子服用了过期疫苗,这恐怕不仅是医生责任心和专业素养的问题,更有可能是医院缺乏严格的规范流程所致。

一万次事后严厉查处,不如一次性从源头上堵住漏洞。还是那句老话:对于疫苗安全,不仅要有特定时期的霹雳手段,更要有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并在任何时候都能有效运转。

■北青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日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 编委会

李克炎 江单 张华  
邱勇 邱亮 陶沙 黄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姜义华

### 顾问 | 方智平

社长 | 李克炎  
总编辑 | 江单  
执行总编辑 | 张华  
常务副总编辑 | 邱亮  
常务副社长 | 陶沙  
执行社长 | 黄浩  
副总编辑 | 李增勇  
龚德贤 姜义华 楚粤君  
视觉总监 | 古风

### 新闻中心

主任 | 方成成  
经济新闻中心主任 | 刘中卫  
编辑中心  
主任 | 龚德贤(兼)  
新闻影像中心主任 | 巢砥平  
美洲新闻中心主任 | 黄浩(兼)

### 新闻爆料

全球  
00852-31106831  
中国大陆  
010-61057773  
24小时新闻热线  
185 1382 0014

### 邮箱爆料

huaxiazaobao@126.com

### 官方网站

www.huaxiazaobao.org

## 抚慰冤狱受害者 不能止步于百万精神抚慰金

近日,蒙冤28年终获平反的刘忠林,因其申请国家赔偿获赔一事备受关注。据报道,刘忠林共计获得国家赔偿460万元,其中包含羁押9217天人身自由赔偿金2624448.58元(284.74元/天),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1975551.42元。

197万多元精神损害赔偿金,创下了国内冤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数额纪录,超过了此前聂树斌案中130万元。对此,刘忠林称,他对国家赔偿款数额表示满意,但同时“自己最好的时间早被剥夺了”。

近几年来,一些被平反的冤错案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当事人获得的国家赔偿更是

屡屡引发热议。对于普通人来说,一次性获得如此“巨额”的赔偿,似乎是值得庆贺的好事。但相比于赔偿,当事人失去的时间、青春、尊严、人生无疑更加“值钱”,作为当事人,恐怕再多的赔偿也无法完全让他们损失得到弥补。因此,对于国家赔偿,很少有人愿意以自己拥有的自由去“交换”这种得来不易的赔偿,这在公共舆论场上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正因如此,在国家赔偿中设置“精神抚慰金”,才显得意义重大。刘忠林获得的460万元国家赔偿中,有262万多元是人身自由赔偿金,

这是对其被羁押9217天的法定赔偿,直接而忠实地记录了这桩冤案的持续时间之长;而197万多元的精神赔偿金,则代表着国家对公民的真挚道歉,代表着公权力为了弥补当时作出的错误判断,对当事人那些无法量化的损失的补偿。

在现实中,即便严格按照当下的平均工资水平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们普遍认为赔偿偏少。人人都知道,在监狱里蒙受冤屈,与普通的上班工作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当事人受到的身心创伤,非亲历者不能体会。在这个时候,只有精神抚慰金才能发挥作用。因为这种

赔偿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体现出法律之中富有人文关怀的温情一面。所以,法律界一直有一种观点:精神抚慰金应该尽可能多一些,即便它不能完全抚慰冤狱受害者的伤痛,起码也表明了国家的态度。

刘忠林案中,当事人能够获得上百万元精神抚慰金,表明我国越来越重视对冤狱受害者的精神抚慰,这无疑值得肯定的进步。不过,正如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当事人在牢狱中耗尽了青春,恢复自由身后,将会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那就是与社会的严重脱节。他们在面对此前闻所未闻的现代

社会事物时,很容易陷入孤独、迷茫与恐惧,甚至会走入陷阱而不自知,比如最近屡屡被提起的赵作海盲目投资导致其获得的国家赔偿所剩无几的案例,就令人不胜唏嘘。这些案例提醒着我们:要真正帮助那些冤狱的受害者回归社会,我们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

精神抚慰金再多,终究只是一种一次性的补偿。当这些冤狱的受害者走出牢狱,准备开始崭新的人生时,国家和社会也有责任帮助他们重新和外部世界对接,如此才算是真正尽到了责任。

■甘琼芳

## 2000块的“杯具”罚单,逗你玩吧?

那些看过“花总”出品的《杯子的秘密》的网友,看到下面这则新闻,估计会百感交集:上海宝格丽酒店、上海四季酒店等7家涉事星级酒店已分别被有关部门作出处罚:警告,罚款2000元。

不要怀疑记者抄错了罚单——这些“服务员用脏抹布擦杯子”的星级酒店,在群情激愤、行业蒙羞、严肃调查和漫长等待之后,统一收到了似乎是“一口价”的2000元罚单。处罚的理由和结果,肯定是契合程序正义的,至少面子上看不到什么明显的瑕疵。不过,这样的罚单叫公众感到好笑,是因为相较于违规成本

和社会影响,这个2000块钱的罚单还不如让它们写个2000字的检查来得严肃正经呢。

这罚单是严肃还是调皮,我们不妨看看两个数字:上海宝格丽酒店等7家涉事星级酒店,在打折类旅游类APP上的挂牌价,基本在四五千元左右。换句话说,罚它们2000元,还不够它们一间房住一晚,那么,这究竟是执法还是挠痒痒?不免让人联想起著名的杭州方林富炒货店案,多了个“最”字、违反广告法,二审仍被处以10万元罚款。

当然,类型领域有别、适用法条有异,两件事没法直接去对比,但从常理常情看,五星

级酒店“用脏抹布擦杯子”仅罚2000元,公众的错觉大概就两个:要么是处罚依据“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要么是处罚行为“挑了个软柿子捏”。不然,这种毫无诚意毫无威慑力的罚单,怎么好意思开得出手?

当然,退一步看,2000块钱的处罚似乎已经是“痛下狠手”,因为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相关酒店被要求整改,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只有整改不到位或者逾期不整改的,才会面临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屡教不听,才会面临停业整顿,

直至取消卫生许可证。这样一想,挺泄气的。

不过,转念一想,这不科学——酒店业乱象的整治,难道只有这个低幼化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可以遵循吗?为什么不能引导消费者走高额民事索赔路线呢?退一万步说,即便罚钱千难万难,为什么不能在“摘星”或“降级”等杀手锏上秀点肌肉呢?归根到底一句话,这是当真“没法罚”,还是确实“不想罚”?

在成熟市场规则之内,这大概总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先是快捷酒店“萝卜快了不洗泥”,接着是多家著名高端酒店集体折戟,既不见监

管部门的惩罚性举措,亦不见行业协会刮骨疗毒之声,莫非将来自带杯子、被子等出门,是服务业供给侧彪悍如斯的明规则?2019年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00块钱罚单这件事,酒店市场怕是很难吓大吧。

最后想说一句的是,这样的罚单其实也是一则悲情的寓言:事发之后“花总”个人信息遭泄露,甚至被人威胁,至今还没给个说法;自己耗费数年揭开的行业潜规则,竟然就罚2000了事……

■邓海建